



吹夢無踪

——李清照的一首「武陵春」

● 張垣鐸*

李清照易安居士，山東濟南人，生長在一個書香仕宦的家庭。父親李格非，以文章和蘇軾往返，備受賞識。「洛陽名園記」一文，敘寫洛陽地方名公巨卿十九處庭園盛況，文末謂「洛陽處天下之中，蓋四方必爭之地也。天下無常事則已；有事，則洛陽必先受兵。予故嘗曰：洛陽之盛衰，天下治亂之候也……園圍之廢興，洛陽盛衰之候也……則『名園記』之作，豈徒然哉？」筆力渾厚，首尾連貫，可見一斑。母親王氏，系出名門，是狀元王拱辰的孫女（一說：是宰相岐國公王珪的女兒），寫得一手好文章。

清照秉承父母的優良文學遺傳基因，自幼秀氣靈襟，遠超越同輩。十一歲那一年，初試啼聲，詩作深獲文壇俊傑晁補之讚賞。十七歲那年，以〈浯溪中興頌詩〉二首，與知名詩人黃庭堅、潘大臨等，唱和蘇門四學士之一張耒的〈讀中興碑詩〉，才華博瞻，思致深遠，直逼前輩。

十八歲，嫁給二十一歲的太學生趙明誠。兩人的結合，還是一段前生註定的夢裏姻緣呢！元代伊世珍《瑯嬛記》謂趙明誠小時候作了個夢，夢中讀一本奇書，醒後，只記得其中三句——「言與司合，安上已脫，芝芙拔草」。明誠百思不解其意，父挺之曰：「言與司合是『詞』字，安上已脫是『女』字，芝芙拔草是『之夫』二字」；並斷言明誠將來必為詞女之夫。後來果真應驗，傳為美談。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明誠、清照志同道合；意趣相投，堪稱神仙眷侶。他們有窮遐方絕域，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，無論新婚蜜月，屏居鄉里，或者出知郡守，都能質衣取錢，縮衣節食，竭其俸入，傾全力搜集古物、碑帖、字畫、鼎匱、器銘，一同勘校、整集、簽題、摩玩鑑賞，指摘疵病，往往夜盡一燭為率。李清照《金石錄後序》一文，以生花妙筆為這段美好的生活，刻下回味無窮的烙印：

「余建中辛巳，始歸趙氏……侯年二十一，在太學作學生。趙、李族寒，素貧儉。每朔望謁告，出，質衣，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，市碑文、果實。歸，相對展玩咀嚼，自謂葛天氏之民也。」

「嘗記崇寧間，有人持徐熙《牡丹圖》，求錢二十萬。當時雖貴家子弟，求二十萬錢，豈易得耶？留信宿，計無所出而還之。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。」

「余性偶強記，每飯罷，坐歸來堂烹茶，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，以中否角勝負，為飲茶先後。中，即舉杯大笑，至茶傾覆懷中，反不得飲而起。甘心老是鄉矣！」

「余性不耐，始謀食去重肉，衣去重采，首無明珠翡翠之飾，室無塗金刺繡之具。遇書史百家，字不刊闕，本不訛謬者，輒市之，儲作副本。自來家傳《周易》、《左氏傳》，故兩家者流，文字最備。於是几案羅列枕藉，意會心謀，目往神授，樂在聲色狗馬之上。」

甚至於靖康難後，危急存亡之際，明誠被任命為湖州知州，獨自從安徽池陽赴建康行在。清照問：「如傳聞城中緩急，奈何？」明誠應曰：「從眾。必不得已，先棄輜重，次衣被，次書冊卷軸，次古器；獨所謂宗器者，可自負抱，與身俱存亡，勿忘也！」這種用生命護持金石文物的精神，格外悲壯動人！

明誠病逝後，清照流離江南，對丈夫視若性命的金石文物，千方百計的轉徙護存；無奈烽火漫天，盜賊四起，十之八九，俱化為雲煙。

南宋高宗紹興五年暮春三月，清照避難浙江金華縣，在一個「風住花盡」、「懞鬱蹇剝」的清晨，國破家亡夫喪之苦痛，以及孑然一身，淪落江湖的孤寂，齊湧心頭。她拿起筆來，寫下了這首「人亡物在」、「歷盡滄桑」、「悲深婉篤」、「怨莫能載」、「愁如海」的血淚交織，令人不忍卒讀的〈武陵春〉。





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

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。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。

這年，李清照五十二歲(她生於北宋神宗元豐七年)，距離靖康之難，金兵猖獗，宋室偏安江左，已經八個年頭；與她鶼鶼情深的丈夫趙明誠去世也已經六年了。

五十二歲的她，遭逢時代亂離之苦，備嘗愛侶死別之痛後，早已失去了「蹴罷秋千，起來慵整纖纖手。露濃花瘦，薄汗輕衣透。見有人來，襪剗金釵溜，和羞走。倚門回首，卻把青梅嗅」(點絳脣)的少女嬌羞俏麗的情態。更沒有「賣花擔上，買得一枝春欲放。淚染輕勻，猶帶彤霞曉露痕。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。雲鬢斜簪，徒要教郎比並看」(減字木蘭花)那種與花爭鬥穠纖，對自己充滿自負必勝的信心。甚至於連讓她從「孤衾如水夢難成」輾轉寤寐中冷醒過來，低吟「玉枕紗櫺，半夜涼初透」(醉花陰)、「雲中誰寄錦書來……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」(一剪梅)的訴情寄懷的對象，也棄她而去了。那麼，面對著「病起蕭蕭兩鬢華，臥看殘月上窗紗」(攤破浣溪沙)的淒苦孤寂的漫長歲月，她中心的哀思愁慘也就溢於言外了。這就是「武陵春」一詞的寫作背景。

首句「風住塵香花已盡」，一面描寫外在的實際景況——風停了，花瓣兒落滿一地，泥塵裏散發著一股清冷的花香。一面隱喻在迭遭時代的動亂播遷，生活的流離顛沛後，如今總算暫時棲息在金華一隅了。痛定思痛，本該全盤檢討，有所振奮作為的；然而觸目所及，國勢飄搖依舊，中原未復，繁華夢碎，而朝廷上下竟然一味苟安偷活。那麼，她怎能不忠憤激發，高歎「南來尚怯吳江冷，北狩應知易水寒」、「南渡衣冠少王導，北來消息欠劉崐」呢？再想到自己的丈夫已經死去，託身無依，加上青春已然老逝，生命逐漸凋零，何況家鄉路遙，而歸夢始終難成，她又怎能不悲吟「酒意詩情誰與共，淚融殘粉花鈿重」(蝶戀花)、「傷心枕上三更雨，點滴霖霖。點滴霖霖。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」(添字采桑子芭蕉)呢！在這種「風住花盡」、「懨鬱蹇剝」的困境裏，她仍然熱愛自己的國家，仍然忠於死去的丈夫，即使犧牲生命，化作春泥，只要還能委地生香，護養花葉，也是心甘情願的。「塵香」正是這種至情的流露。

次句，「日晚倦梳頭」，點明時間與心情。太陽已經高掛天空了，自己卻懶得去梳

頭理妝，這是很令人納悶的事。我們都知道女性天生是愛美的，是極端重視梳妝的，現在都懶得去管了。到底為了什麼呢？原來愛悅自己的丈夫已經在六年前去世了，那麼自己即使盛妝細抹，又將給誰觀賞？又能博得誰的讚美？又能喚回死去的丈夫嗎？《詩經·衛風·伯兮》說：「自伯之東，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，誰適為容。」良人短暫的別離，做妻子的都無心梳理髮容了，何況自己的夫君已是白骨一堆，那麼她又那裏有心情去攬鏡梳妝呢？她只能枯坐空閨，任時間在向晚的暮色中悄悄地溜逝。只是晚去的不僅時間罷了，同時也是她心境的蒼老與情思的黯淡啊。

三、四兩句「物是人非事事休。欲語淚先流」，更明確的指出，落難掛單的金華，畢竟不是物阜民康的中州；杯中猶存的茶水，也失去了往昔的溫馨；桌上攤開的金石錄，明誠的手澤如新，但斯人的墓木已拱。啊！「景物依舊，人事全非」。想要對冷酷的現實發洩悲苦的心聲，不料話還沒出口，淚水卻已爬滿了雙頰。

詞寫到這裏，已經極盡悲淒愁哀之能事，如果再循意往下寫去，必然流入怨怫一路。這樣，不但有違「溫柔敦厚」深旨，而且也難免詞意淺顯的譏諷，因此下闕遂用翻筆出之。「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」——「聽說雙溪風景秀麗，趁著春光尚未消逝，也曾打算駕著一葉扁舟，泛遊溪上，去捕捉春天的芳蹤」。兩句破空而來，給人一種「撥雲見日」的舒朗開闊的感覺，彷彿在窮山惡水、進退維谷的絕境中，猛然瞥見繁花似錦，阡陌縱橫的桃源般振奮喜悅。詞的意象也為之鮮活起來。

照常理，接下來必然描摹泛舟雙溪的情景；果真這樣，那麼勢必破壞上闕「悲淒愁哀」的氣氛，而且在章法上也顯得「蕩而忘返」、「前後不一」了。但易安究竟不是俗情常理中人，一個大翻筆——「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」，又把從乍現的鮮活詞境中，重新拉回愁雲慘霧，蕭瑟淒婉的現實上來。到此，讀者才恍然大悟，原來「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」兩句，只是易安故意虛蕩開來的一種筆法，純粹是想像中詞，並未付諸實際行動。所謂「聞說」，只是聽人家說的；既是聽人家說地，那麼「春尚好」就不一定可靠。不一定可靠的春光，對一個二八年華的少女來說，或許更具有強烈探索的吸引力；但對一位飽嘗人間顛沛流離，看透塵世夢幻泡影的老嫗來講，只不過像風中殘燭，乍亮即滅。她必能透視生命中「回光返照」的無奈與淒哀，而不再僅被美麗的幻象所眩惑了。「也擬」兩字，正是這種心境的寫照。



當她了然生命的悲情與現實的冷酷後，便不得不藉著「舴艋小舟」象徵自己那「日薄崦嵫」、「纖弱隱滅」的軀體，來泣訴在「時代亂離」、「丈夫去世」、「異鄉漂泊」、「晚景淒涼」的幢幢愁魘中，她是如何的心力交瘁，回天乏術了。讓八百多年後的人們讀了，也不禁深深同灑悲切之淚。

走筆至此，想起余光中先生〈碧潭〉一詩——

十七柄桂槳敲碎青琉璃
幾則羅曼史躲在陽傘下
我的，沒帶來，我的羅曼史
在河的下游
如果碧潭再玻璃些
就可以照我憂傷的側影
如果蚱蜢舟再蚱蜢舟些
我的憂傷就減頂

.....

顯然從易安「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」兩句，延引開來(由〈碧潭〉詩題下自註可知)。只是余詩用「假設的條件」句法來描摹，給人一種「景自景，情自情」的疏離乖隔的感覺，欠缺易安那種「疑懼婉轉，悽惻蒼茫」，以情鑄景的心理刻畫；終究未能留給讀者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之餘味，難免落入言筌了。

易安〈浪淘沙〉：「簾外五更風，吹夢無踪。畫樓重上與誰同？記得玉釵斜撥火，寶篆成空。回首紫金峯，雨潤煙濃。一江春浪醉醒中。留得羅襟前日淚，彈與征鴻」。得失聚散，離合悲歡，都像風吹夢逝，了無影踪；易安曾經美麗蠢動迷醉的芳心，俱伴隨著明誠的死亡而碎裂枯燬滅絕。這正是易安〈武陵春〉一詞最深摯悲楚蒼茫的情韻。

